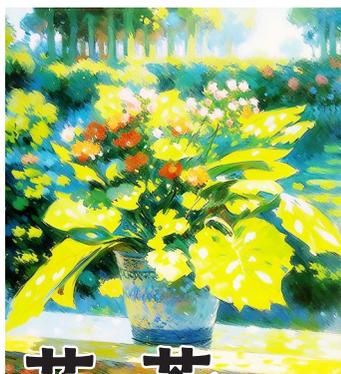


小喇叭之后，“同学们，星星火炬开始广播。”是一个大一些孩子的声音。“同学们”这个称谓，显然不属于他们，于是离开收音机，在院子里玩做扣子。在一个破碗底放些湿土或者细沙，用一个扣子按压出凹槽，小心拿开，两个扣眼就成为两个小柱子，琴琴拿着一块破烂塑料布，跑到灶火，摸出洋火，点着塑料布，对着模子燃烧，融化了的塑料布滴下黑色液体，将那小凹槽注满。几个脑袋凑一起，闻那特殊的气味。等待它凝固、凉凉，用手抠出来。最激动人心的是拿一根针或一个极细的杨树叶柄，捅进扣眼，将刚才那个小沙柱子捅掉，一个小黑扣子就成功了！每个人都想亲自操作，那就多做几个扣子，每人轮上一次捅扣眼。孩子们围在一处，再次燃起塑料布。往往不等他们轮完，燃烧塑料布的气息便引起大人的注意。于是琴琴的祖奶奶或者奶奶就过来制止他们，收走了洋火盒，不让玩火，不许他们浪费洋火。他们做不成扣子，又转战院子内外，寻找别的可玩的项目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一只虫子、一个小洞、一块泥巴、一根树枝，都能拿来玩耍。星期天的小喇叭是曹灿叔叔的信箱时间。多年之后大烈还记得歌词，一个孩子唱道：“我叫小叮当，工作特别忙，小朋友来信我全管，我给小喇叭开信箱、开信箱。”然后门吱的一声打开，小叮当说：“曹灿叔叔好。”曹灿叔叔说：“小叮当你好啊，今天又带来什么信？”于是二人一问一答，说着小朋友的来信。孩子们听得张嘴瞪眼，内心里无比激动。听完了大烈说：“咱也给曹灿叔叔写信吧。”琴琴说：“咱不会写字呀，咱还没上学，写了也不知往哪儿寄。”“肯定是往北京寄了。”“北京哪儿呀？北京那么大哩。”“北京，小喇叭，曹灿叔叔收，肯定能送到。”“可是咱不会写字呀。”又回到这个问题。于是小小的

·长篇小说·



芬芳 ·周瑄璞·

心里怀着惆怅，在星星火炬声中离开收音机，又去寻找别的游戏。琴琴的奶奶说：“收音机关一会儿吧，也叫它歇歇。”几个孩子在屋后的地里走着，女孩子胆小，不敢偷摸摘队里菜园的豆角茄子洋柿子，也不敢动别人家种的瓜果，便坐在屋后大树下拣树叶玩，收集杨树叶柄，看谁的最粗壮结实，进行比赛，十字架交叉套成一个扣使劲拉，谁的被拉断，谁就算输。反正总能找来玩的东西。

实在没啥可玩就到小烈家，听全仁坐在竹床上跟路过的大人说话。生产队里也有怕僵的老人，来到全仁身边，相互说着那些说过无数遍的话，只为打发时间。孩子们四散在周边，瞅着地上爬过个虫子，捉起来玩一玩。全仁叫他们不要捏死那虫，好赖是条命，叫它活着吧。孩子们把那虫子在手里玩弄得都热乎乎了，丢手放了它们，被翻转得全身发了烧的虫子头晕目眩出出快速爬走了。柿花开败的时节，掉落下来一个个淡黄色小圈，他们捡拾起来，用衣襟兜着，回家拿线穿起，戴在脖里当项链。第二天，见那花朵枯萎变黄，心里小小难受一下，再来到柿树下捡拾。柿花掉落，露出里面的小青柿子，指头肚那般大。他们盼着柿子长大，秋天里变成橘

红色，就能吃了。桐树开花，一片粉紫，阵阵芳香，孩子们跑到村后树林里，捡拾刚落下的花朵，放嘴里吸它的花蜜，淡淡的甜。花落尽，叶子长出，给大地铺上浓阴。夏天的桐树林是孩子们的乐园，在里面钻玩半天，打闹嬉戏，说一些疯话痴话，大烈说她长大了要给曹灿叔叔写信，问一下怎样让伯和妈不吵架；小烈说她长大要当医生，治好她伯的腿；小蕊说他长大了要做好多扣子，让全村人衣服上都缀满他的扣子；引科说他长大了去当兵，扛枪打仗保卫祖国。琴琴和小蕊把杨建林叫爸爸，因为杨建林是在县上工作的人，引章大烈把杨全本叫伯，小烈引科把杨全仁喊伯，因为他们是在家干活的农民。

大烈和琴琴上学识字后，杨建林给琴琴拿回来几本画书，大烈和琴琴的脑袋凑在一起翻看，大烈熟知画书上每一个画面，记下了每一句话。后来琴琴都不看了，大烈还是拿在手里来回翻看。琴琴的每一本书，大烈都看得比她仔细，记得也比她真切。

婆子死后，队里人建议春棉给全仁治病。

“人要紧，他才三十，这样坐着不是个事，他能动能走了，也是恁娘儿们的福气，治吧，四处里看吧，有病乱求医，不兴到哪个医生那儿碰上好方就治好了。别愁钱，这么多爷们哩，借借挪挪就有了。”

盖房的钱还没还完，春棉又开始了借钱看病。三毛、八毛、三块、五块都借过。每一次羞愧地走进别人家的院子，蹭到门边，那些也不用她开口，便放下饭碗，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翻箱倒柜地找出包在手巾里、藏在袜筒里、压在褥子底下的几张破票子，递到她的手里。而春棉明明看到，那只手也在轻轻抖着，像是抽动他们的筋骨。都是挣工分的人，谁家有多余的钱。

架子车上躺着全仁，春棉拉车在路上走着，这成为十里八乡人们常看到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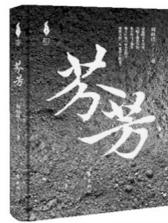
景致，风里，雨里，伏里，冬里，春棉拉着全仁，到每一个她听说的医生那里，公家医院，私人诊所，都去遍了。跑着看了一崩子没有结果，春棉灰心了。拿出压在褥子下的烟盒纸，看那些账单，已经新增四百多块外债。春棉不识字，但她有自己的记账方式，那就是符号替代法。那些符号，是她替那些人起的名字，那些圈、块、弯、线、三角，都代表着借钱给她的人。债主大户分别是二娘和常泰叔。虽然二人都说不用还了，可她还是记着。队里就他们两家宽裕一些，因为有在外面工作的人。

在希望与失望的交错中，在一次次拉着全仁出去和归来中，她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，顺口叫了二科。这回她又听到一个远处的好中医，是一个之前没有给全仁治好的大夫亲自跑来说的，三十五里外邻县的瓦盆店有个老中医，扎针疗法，专治各种瘫痪。得在他那里至少住上七天，连扎七天针，再配上他的中药，吃三七二十一天。

把小烈、引科托给三嫂白氏和二娘照顾，车上拉着全仁和包在被子里的二科，天不明，春棉拉架子车出了村子，全仁仰面躺在架子车上，车子晃动，孩子睡着。天大亮了，太阳升起，光亮地刺眼，他烦躁地拉起被子，盖住孩子和自己的脑袋。他内心其实很矛盾，不想一次次这样无望地出门看病，但又想快点把病治好，每当他看到春棉溜出家门去借钱，每当二人怀着最大的信心熬药喝药而双腿仍然毫无知觉，他真想碰死才好。

我真是一个废物！他的性格越欢喜怒无常。

(选载之八)



《芬芳》，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

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



2024“全国小小说
钻石奖”入围作品展

主办：北京市微型小说学会
“中作黄埔”微信公众平台
“趣微口袋”微信公众平台
联办：《作家文摘》报社

栏目主持：季冉
特约主持：王炬 邓玉清

盛夏，槐树沟干巴巴地热。槐古和孙子承乾在村口槐树下乘凉。几声蝉鸣，无由地引来一阵风。风吹古槐，折断一截枯枝，直直落下来，戳在承乾的胳膊上，蹭破皮，渗出了血。承乾伸手捂，捂着还渗血，一脸慌张地看着爷爷。槐古翘着白胡子笑，从树洞里掏出几片枯黄的槐叶，放在手心里搓。揉碎的叶末贴在伤口上，血止住了。

承乾仰起头，看古槐，小嘴嘤嘤着，“等我有劲儿了，就拔掉你。”槐古乐了，一阵笑，“《水浒传》看多了，以为你是鲁智深？”承乾歪着脑袋，“反正我要收拾它。”槐古不笑了，睁大眼睛，看着气呼呼的承乾，心里泛起了嘀咕。

古槐像一把巨伞，撑在村口，三四个人手搭手，方可合围其腰。树干五丈以上分枝，长出三个头儿，向外延展。继续向上，继续分枝，规规矩矩，都是三个头儿，三次分枝后，就看不清了，郁郁葱葱，绿荫如盖。

古槐 ·王宇·

槐古捡起枯枝，扔进树洞，挪了挪屁股，“还疼吗？”承乾仍旧歪着脑袋，“疼不疼，胳膊知道。”槐古怔了怔，轻咳一声，“你知道古槐的来历吗？”承乾翻白眼，气鼓鼓地说：“我连我的来历都不知道。”槐古捋了捋尺许长的白胡子，“娃，你是咱槐树沟槐氏男子汉，要像古槐一样皮实。”

槐树沟九大姓，其他八姓人丁兴旺，枝繁叶茂，唯有槐氏例外，每代人必有一男丁，也只有一个男丁。槐树沟人戏称，槐氏家族是槐树沟的顶梁柱，独一根。据族谱记载，明洪武年间，槐氏先祖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出发，一路西迁，日夜不停，实在累得走不动了，就将随身携带的槐树枝插在沟口的泥土里，不走了，以沟为家。一晃六百多年过去了，那道沟就成了槐树沟，那截槐树枝就长成如今的古槐。

槐古唠唠叨叨说了好一阵子，承乾歪着脑袋，鼓着眼，似听非听，嘴里嘟囔着连自己也听不清的话，一溜烟就跑得没影儿了。去哪了？槐古不知道。槐古想，“这半大小子，像槐树苗一样，水肥不缺，长得旺，修剪跟不上，就会长歪的。”

又一阵风，槐树叶“沙沙”响。槐古打了个盹儿，忽又醒来，看到承乾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砍斧，往槐树上招呼。槐古

伸出拐杖，架住砍斧，上挑，勾回来，将砍斧扔出老远。“你这毛头小子，冒冒失失，古槐动不得，动不得。”

据传，康熙年间，天下大旱，颗粒无收。入春，青黄不接，古槐花满树，槐树沟人采了一茬又一茬，当饭吃。没人说得清那年古槐到底开了几茬花。入秋，阴雨绵绵，连月不晴。槐树沟人得了怪病，流鼻血，止不住，身子发软，一窝一窝倒下。也不知是谁捡回槐角，煮水喝，止住了鼻血，救了一村人的命。那一年折腾，邻村十室九空，槐树沟未走一人。

在承乾看来，爷爷嘴里的古槐，只是一个传说，牛排鸡腿都吃腻了，谁还稀罕那槐花槐角。他胳膊疼，抱怨那截枯枝，就和古槐杠上了。槐古老眼昏花，看不清承乾的眼睛，可承乾急促的呼吸，传进了他的耳朵。槐古持杖击地，“是枯枝错了？”承乾歪着脑袋，不说话。“是古槐错了？”承乾歪着脑袋，不说话。承乾斜眼瞥见树洞里堆满枯黄的槐树叶，嘴角扭了扭，凑在槐古身边，抬起胳膊，让爷爷看伤口是不是还在渗血，另一只手伸进爷爷的衣兜，摸到打火机。承乾慢慢后退，转过身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枯黄的槐叶起火了。眨眼之间，古槐罩在浓浓的烟雾中。

午后的槐树沟静悄悄的，滚滚的浓烟静悄悄的。“爷爷……”承乾紧紧拽着

槐古的衣襟，浑身抖动。槐古拍了拍承乾的肩膀，“快，提水，灭火。”五柳河离古槐三十步，取水倒是方便。可承乾捣乱还行，干正事就差远了，没提三桶水就跑不动了。槐古甩掉千层底老布鞋，提起水桶，来来回回疾走。

也不知道浇了多少桶水，火灭了。槐古再也支撑不住，身体晃了晃，倒在槐树下，脸色煞白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承乾喊爷爷，不应，急得大哭。哭也没用，爷爷顾不上孙子了。爷爷唠叨时，承乾总不爱听；爷爷不说话，承乾反倒受不了了。爷爷躺在地上的那一刻，承乾觉得自己比爷爷高出一大截。

承乾钻进树洞察看，黑漆漆一片，好在只是烧了一层朽掉的树皮。承乾愣愣地站在古槐下，看着累得喘不过气来的爷爷，看着无端受伤的古槐，心里挺不是滋味。恍惚间，爷爷站起来，变成古槐，古槐躺在地上，变成爷爷。

承乾拣拾古槐四周散落的枯枝，挖五柳河岸粘乎乎的河泥，如燕子筑巢般封堵树洞。丝丝凉风驱赶着太阳向西滚动。缓过神来的槐古坐起来，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槐树沟没我能行，没古槐不行。”槐古喃喃自语，承乾听得真切，他搓着粘在手上的河泥，歪了一晌午的脑袋，一下就周正了。

协办单位：广东省小小说学会、河南省小小说学会、陕西省精短小说研究会、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、东北小小说创作基地、北京键川文化中心